

飞刀又见飞刀之一

菊花 的刺

台湾「古龙」



(冀)新登字 003 号

【刀又见飞刀之一】

菊花的刺(下)

台湾·古龙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1/32 22 印张 46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16.80 元

ISBN7-80611-042-9/I·930

第二十三章 手 中 针

快手小呆的手再快，他也无法在那么远的距离里拦下那落下的斧头。

就在小呆在船快靠岸时，他从船上跳下了岸。

也就在他的刚落地时，一声“断绳”暴吼传来。

已落，绳已断。

小呆只能呆呆的看着那条船迅急的被万马奔腾的激流冲走。

他喊不出声来，就算喊出声来又怎样？

船上六个女人已全被点了鹤道，动也动不得，谁能救得了她们？

于是——

只一眨眼的工夫，那长船已撞上了江心的乱石。

巨大的声响、破碎的船壳木板，还有那六个泼辣凶悍的少女，只在浪花里浮沉了二回，

即已被那滚滚江水淹没，再也寻不到踪迹。

“飞花”、“逐月”，多美的名字？

这两个名字、这六个女人，小呆恐怕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他心已乱，他眼已红。

他不是没杀过人，可是他从来就没错杀过人。

尤其还是六个美的少女。

他怎不心碎？他怎不眼红？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小呆也终于体会到说这句话的人，他那懊悔、无奈，是出自于什么样的心境。

虽然说他经刀刃后，已没有什么可再令他感到伤痛。

然而小呆是小呆，他又怎能眼睁睁的忍受这一惨痛的事实发生在眼前？

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岸边一块大石头上，仿佛他的人也像很久以来的江边巨石。

他没动，可是他却一直瞪视着刚才发声喊“断绳”的人，从远处行来。

他不知道他是谁？他无需知道，也不想知道。

因为他已看他是个死人，对一个将死的人知道他的名字又不什么意义？

何况，无论他是谁，他都必须死。

“为什么？！”小呆已看清来的人一身文士装，花白胡子。

同时他这三个字，更像万年冰峰中落下来的三块冰石，那么冷硬，那么掷地有声，更那么让人听了发自内心升起一股寒意。

谁也听得出来这冰冷的三个字意味着什么？

可是谁也没想到看似“相公”、兔崽子、毛孩子的小呆怎么一下子换了个人似的，变得那么笃定，变得那么让人生畏。

有些不由自主，那行近的文士呐呐道：“阁……阁下是谁？老朽秦士仁忝掌长江水寨师爷——”

敢请这位秦师爷才来，还不知道刚才在船上的一切。

他拱拱手，手还没放下，好像等着小呆回礼。

骤然——

像来自天际的惊鸿，更像年节的鞭炮一阵乱响。秦师爷只见一道黑影近前，两颊一阵火辣感觉，同时耳际嗡嗡作响。

他已莫名其妙的捱了六下大大的耳光，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就已晕厥。

别人说捱耳光叫捱“电光”，可不是，我们这位秦师爷在悠悠醒来的时候，回想着刚才的情形，还真是如遭电击，如遇光闪。

* * *

十二个精赤上身，肌肉虬起的大汉，早已不知什么时候像堆人山一档，人叠着人像极了十二层宝塔，立在那里动也不动。

秦士仁醒转就发现了这一幅可怕的画面。

他再一转头，乖乖，小呆像来自地狱一样，全身血迹斑斑点点，甚至满头满脸，正厉鬼般的瞪视自己。

机伶一颤，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更知道这一切又是谁的杰作。

他再也忍不住，口里大口大口的呕吐，同时吐出了六颗断齿。

“秦士仁，如果你不愿意像他们一样变成个死人，你最好老老实实的答我问话——”小呆的声音简直不含一点人味。

咽了好半天，秦士仁抬起头，满脸惊惧，快瘫掉的说：“我……我梭，我梭……”

一个人牙齿突然掉了六颗，他说出来的话当然会走音，好在小呆明白这点，否则弄不好他一气之下真有可能再“电”这师爷几下。

用手指着那堆人山，小呆冷冷道：“那些兔崽子全是长江水寨‘帆’字的舵的人渣？”

秦师爷艰难的点了点头。

“很好，那么我没杀错人，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小呆冷硬的道。

“树……树七树七……树起这羊……”(事情是这样)

“什么树七树八?!”

小呆暴吼了一声后，他突然不再说话，因为他已看到秦师爷又吐出了六颗断齿。

他知道自己出手稍重了些，可是他却不知道这秦师爷一口老牙居然那么经不起捱。

* * *

山险，路更险。

这真是一条羊肠小道，甚至可说是“鸟道”。

秦师爷手捂着肿起老高的双颊在前，小呆在后面不发一语的跟洋。

望着两岸飞崖峭壁，望着脚下湍急长江，在这仅容一人的曲径鸟道上小呆不怕他跑，他也知道他不敢跑。

到了，在弯过一处的山崖下，数十幢狼牙飞檐的精致屋宇散落在一座大木寨里。

寨门前，小呆抬头看到两根大木柱上刻着

“天下第一江”

“万里我扬帆”

他鄙夷的一笑，也不管早已匆匆开溜的秦师爷，他负手等着，等着他进去喊人。

等着他找个说话清楚的人来。

当然他也等着一场恶战。

* * *

来了，来了还真快，小呆望着寨门里如飞而至的一大片人影。

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有种惊异的表情。

他们实在想不出来，这个混身浴血的年轻人不但有颗铁胆，更有颗不怕死的胆。

一个五旬左右，面目枣红，浓眉环目的虬髯大汉，行出了人群，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小呆，嘴里蓦然吼道：“报上名来。”

也难怪他会生气，毕竟他还有第一次遇到杀了人不跑，反而端上“窑口”的家伙。

小呆双手环抱胸侧，脸上冷得像腊月里的冰雪，他奇冷的道：“你是谁？”

“嘿嘿……哈哈……”那大汉笑声震天。

“你最好不要笑。”小呆木然道。

“哈哈……我是谁？！你跑到我的寨里来，却问我是谁？……我能不笑吗？哈哈……”他仍然在笑。

“林震江？！”小呆明白了。

“不错，我就是‘翻江龙’林震江，小辈，敢直呼我名的人你算第一人，佩服，说吧！你是谁？”林震江已收敛起狂态，亦冷硬道。

这个人表面暴躁，心里可纤细的很，他明白这个年轻人既然有胆上“长江水寨”总能，又敢当面直呼自己名字，那么他一定不是疯子，就是高手。只是他实在想不出江湖中有谁会像对

面的他。

“死人。”小呆说出来的话还真能吓死人。

有一阵错愕，林震江当然不懂这话的意思。

他不再问，因为他知道对面这个年轻人终究必说，当到了必说的时候。

“你为什么杀了船上的少女？”小呆问。

“因为她们人人可诛。”“翻江龙”道。

“什么原因？”

“因为她们全为‘菊门’中人。”

“何以见得？”

“本帮查证得知。”

“‘菊门’与你们有仇？”

林震江蓦然醒觉自己像犯人一样的被人审讯，立时脸上
一红怪叫道：“小辈，格老子的你是来查案的？”

冷然一笑，小呆道：“我只想弄清楚你该不该死。”

显然怒极而笑，林震江吼道：“该死的是你——”

两柄手钩，一上一下，可以把人撕裂般的突现。

小呆一直面目僵硬的瞪视着它们来到眼前一尺处，他的
两只环抱胸前的手，才轻描淡写的斜划出去。

毫无缘由，更莫名其妙，林震江暴退一丈，当别人尚意会
不出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的右腕骨已折，钩已落。

小呆停身，就像他早已算准对方必退一般。

“你……你……是你……”林震江的喉咙像被人塞进一把
沙道。

“不错，是我。”

林震江终于明白了，他终于明白了小呆为什么会称自己

是死人。

现在他真的像发现了一个死人样，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所谓“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

又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能混上“长江水寨”大寨主，撑起川境长江一带一片天的“翻江龙”，林震江当然绝不是个白痴。

他不但不是个白痴，甚至见闻之主广、阅人之多自有其常人难及之处。

小呆轻描淡写的一出手后，他已明白他碰上的是谁。

咬着牙，林震江强忍着右腕遭到骨折之痛，他不可思议的惶声道：“你……你没死？……”

小呆晒然一笑没有回答。

无疑像看到死神之笑，林震江又退后两步喃喃道：“掌刀……掌刀……掌也出手，无……”

“无命不回。”小呆接了下去。

是的，“掌刀出手，无命不回”。也难怪林震江会如此惶恐“如此害怕，毕竟世上与快手小呆为敌的人，已全成了死人。

林震江想不出什么时候得罪了这个连阎王爷也不敢收的瘟神。

他更不知道这个瘟神又为什么找上了自家山门？

他望了望四周掠阵的属下，沙哑的道：“‘快手小呆’我……我‘翻江龙’自认……自认从未得罪阁下……为何……为何阁下痛施杀手……”

“想要我死的人必死。”小呆冷漠道。

快手小呆这四个字从林震江口中说出，就像颗炸弹一样震得诸人心惊胆跳。

一下子每个人不期然的退了数步，眼里全露出了看到鬼的神色，是那么惊恐，又是那么灰涩。

於是有人在一阵骇然后，已开始怀疑。

他们怀疑这个人想藉快手小呆来成名。

三个人互觑一眼后发动了攻势，他们不理睬林震江警告的眼色，他们更无视小呆已然瞪视着他们。

世上有许多人，无论什么事他都要亲身去体验，亲自去做过，他才能相信“锅是铁打的”这句话。

固然在某些方面来说这免不了，也无可厚非，但是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如果你非不信邪，偏要一试，那么这一试的代价与后果，往往连后悔的念头都还来不及产生，就已付出了生命。

“流星锤”、“夺命斧”、“砍山刀”，这三样一种比一种霸道的武器，从三个方向凌厉、狠毒的攻向了快手小呆。

这次不再轻描淡写，小呆的手交叉於胸倏地成个十字推斩出去，当人们的眼光尚不能捕捉那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连串“波”的声响，已传进了众人的耳朵里。

同时三声惨翱，如欲撕裂人心的出自三张人嘴。

血，血像一聚雨从空中湿落，点点滴滴、浓浓稠稠。

人，人更像来自阿鼻地狱的受刑者，披头散发，恐怖诡义。

等三人声惨翱嘎嘎然而止，小呆巍巍然从地上站起身，他的右臂有一条半尺长的刀口，他躲过了“流星锤”，躲过了“夺命斧”，却无法完全躲过“砍山刀”。

他负伤了，他的血亦流。

然而没人欢呼，没人雀跃，因为那猝然攻掌的三人，此刻落在了三人不同的方向。

可怖的是他们三个人的身上，就像遭到三十个人同时用刀劈砍一样，全是一条条、一道道成十字形交叉的伤口，没有一个尚留一口气，而他们的姿势怪义，明眼一看就知道，这绝非活人所能摆得出来。

场中连落根针恐怕也能听得见，没人再开口，更没人敢行动。

每个人全瞪大了眼睛，眼里更是布满了恐惊与惊慌。

他们也不再有人怀疑，因为这世上除了快手小呆外尚有谁能一学掌败长江水寨三位舵主？

黏黏乾涩的嘴唇，不管臂上的刀伤，小呆的语声令人发颤道：“有那位还要试试？”

试？！这时候谁还敢拿命去试？

胆小点的已不觉的开始退后，胆大的虽没动，可是已不禁机伶一颤。

小呆的双眼闪过一丝寒芒他环顾众人一圈，又道：“在我数完三后，还留在现场的，我保证他们一定看不到明天升起的太阳……一……”

小呆的“一”喊完二百余众已走了一百。

“二——”

“二”喊完二百只剩下了五、六个人。

“三——”

“三”字才出口全场只剩下了两个人。

那剩下的两个人，正是“长江水寨”大寨主“翻江龙”林震江、和师爷秦士仁。

“很好，林震江，这世上当众人皆弃你而去的时候，你绝想不到尚有人愿与你共生死‘共患难吧？’”小呆望了一眼秦师爷

揶揄道。

“翻江龙”林震江捧着肿起老高的手腕，他只知道有人留一下来，却没回头去看到底是谁，他恨声怒道：“‘快手小呆’你也未免太看不起我长江水寨了……我长江水寨里的兄弟岂非个个怕死……”

“是吗？”

小呆古怪的道：“恐怕你要失望了，我说你长江水寨全是一群贪生怕死的猪——”

“什……什么意思？！”“翻江龙”振声道。

“你何不回头瞧瞧。”

秦士仁师爷捂着脸站在“翻江龙”林震江的身后，当林震江扭头回望一看，差些没气晕了过去。

原来这留下的秦士仁，并非不跑，实乃无从开步罢了。

因为他的两条腿早已吓软，到现在仍是哆嗦颤抖的像是打摆子，明眼人更可发现他的裤子裆已湿了一片。

无怪乎小呆会那么肯定的说，也难怪林震江气愤得一个箭步上去，举起没断的左手一连十几下耳光连绵不断。

可怜的秦师爷，本来已肿老高的脸颊，这下更是不成人样，恐怕他嘴里剩余的牙齿，将不会有一颗完整如初啦！

“够了。”小呆冷硬的道：“你无须在我面前摆你那大寨主的威风。”

对这个又损又讽，又难缠又可怕的敌人，“翻江龙”早已恨极、气极。

他现在就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暴吼一声，捡起地上的手钩没头没脸的袭向小呆。

轻轻摇了摇头，小呆侧身躲了开去，因为他已看出林震

江的神智已到了崩溃边缘。

毕竟任何人都很难忍受这种众叛亲离，凄凉痛心的场面，又何况发号施令惯了的“翻江龙”林震江？

嗯，他现在真是一条翻江龙了。

因为他一直的动向前，他舞动着手中的武器，像与一条看不见的影搏门一样，口里狂喊着：“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啊——”

他行过了小呆身旁，而小呆的身后十来丈后即是一片陡直的悬崖下，滚滚长江，湍湍激流，而“翻江龙”已一头栽了下去。

小呆轻叹了一口气，他知道除非神仙，任何人从那么高的地方一头栽下，就算有九条命也将冠蛋。

* * *

回过头，小呆只望能从秦师爷的口中，慢慢的看看能不能控出一些钱索。

他实在不敢指望这个人能明白的告诉自己什么，因为，他已想到一张脸如果被人打成了烂柿子，要他开口说话简直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慢步走到秦士仁的身前，小呆已完全失望，他突然发现这个真正成了“死人”，至於他是被吓死，还是被打死的就不得而知了。

* * *

李员外不知道许佳蓉为什么离去？

他更不知道她的眼泪为什么而流？

因为已没有足够的时间让他多想，事实上一个人要走，又有什么能令她留下？

包围的圈子逐渐缩小，甚至李员外已感到剑气及杀气已拢身。

他的手心已沁出了汗，现在他紧握住手手中的针，他知道他不能稍有仁心，否则他将死在这里，而且死的很难看，死的不值一文钱。

这里的人似乎以欧阳无双为首，他她们全静静的等待着她的一声令下。

“你怕了？你已经怕了是不是？”欧阳无双不再咆哮，她淡然的说。

李员外苦涩的望着这张曾经深爱过的脸膛，他哑然道：“是的，我怕，而且还真怕的要命！”

他当然不是怕死。

他只是怕再也无法从这张冷峻狰狞的脸中，寻回自己所熟悉的巧言倩笑。

*

*

*

夕阳，夕阳红如火。

欧阳无双的双眸更红如火。

她已看到李员外手中紧握着一把锈花针，她更想起了李员外也使得一手好针。

“李员外，你这‘七巧手’是从什么地方学来的？”

有一丝错愕，李员外不知欧阳无双所指向何事。

“不要装蒜，我是问你手中的针。”

“这，这很重要吗？”李员外不敢稍有一丝松懈。

“说，是不是一个女人传授给你的？”欧阳无双厉声叱道。

李员外默不作声，因为他已想到欧阳无双也同样是使针做暗器的好手。

“这人贱人，她以为……”欧阳无双条地住口。

“你说谁？”

话落，一条美好的身影，袅袅从农舍旁一株大树后行了出来。因为面对夕阳的关系，李员外无法看清来人的面貌，可是那声音他却想忘也忘不了，毕竟他曾经以为自己爱过说话的人。

不错是展凤。

她现在美得不沾一点人间烟火，风华绝代的就站在那里，而她的眼睛像在对着每一个人说话。

李员外的感觉，就像倒翻了的五味瓶，分不出是甜？是酸？是苦？是辣？

他不敢看她，却忍不住想要看她，而只是轻瞄一眼，他已经让出了她眼内的一种轻愁及幽怨。

其他的男人，“八大天王”与郝少峰，十八只眼珠子已经让展凤的美，给吸引得动也不动，而每个人的心里全是赞叹“惊义，与一、二分邪念。

欧阳无双亦有一刹那的激动，很快的，她已换上了一种冰冷的面孔，就像她全然不认识她，或者根本没见过她一样。

这些人里恐怕只有那六个瞎女人不为她所动，瞎子，瞎子看不见一切，当然无法知道来的人美到什么程度。

嗯，就连桌子底下那对老农及他们的孙子，也都忘了危险，伸长了脖子。

展凤爱菊，这是每一个认识她的人都知道。

只是李员外猜不透为什么她手中轻摇着一株雏菊。

菊花该是观赏岂能艺玩？

一个爱菊人怎会做出这种焚琴煮鹤，大煞风景的事来？

她没再说话，却让李员外更惊异的是，她竟然用手剥落那菊瓣，一片片，一片片……。

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一瓣瓣随风飘舞的菊花瓣，夕阳更幻起一抹绚丽的色彩，轻拢着她的长发，轻拢着她那纯白的长衫。

每个人都陶醉在这分别梦似幻，如诗如书的情景里……。然而欧阳无双冰冷的声音再度声起，破坏了这宁声的气氛。

“是你？！”

“是我。”展凤的声音如泣如诉。

“你忘了我们的约定？你不顾他的死活？”

“我没忘……”

“那你这时候出现是为了什么？”

“我找你。”

“找我？！”欧阳无双诧异道。

“是的，找你。”

“好，有什么事情我们等下再说，等我先处理了眼前的人后，我会好好和你谈谈。”

“不行，我想现在谈。”

“现在？！你知不知道我费我多大劲才找到他，你又知不知道眼前除了杀了他之外，我不认为还有什么事会比这更重要？”欧阳无双指着李员外有些抑制不住的激动。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既知道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不是不忍见他死?”

“是的，他不能死，至少目前还不能死。”

“如果我非要他现在死呢?”

“我……我会救他。”

“救他?! 哈哈……救他?! 你有没有弄错?! 你救了他后死的将会是另外一个人。”欧阳无双冷漠的笑道。

展凤的眉头轻皱，看到她的人全像揉碎了自己一颗心般的难受。

这世上的人，没有谁能够忍心见到这么一个女人皱眉，能够让她皱眉的人，无疑是第一等忍人。

她的嘴唇翕合了好久，才轻叹道：“欧阳无双，你……你这是何苦……”

“不要管我，多管管你自己。”欧阳无双双目含煞，语气极冷道。

展凤凄绝的望了李员外一眼，这一眼让李员外心头一跳，也让他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如果再不躲开她的目光，自己又将自作多情，这一来恐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艰难的，李员外收回目光，他蓦地大吼：“双双，我李员外尚不至於懦弱到要一个女人为我求情，你看着办好了，看看我李员外是不是一只缩头乌龟?”

欧阳无双回过头，她古怪的笑道：“好，好，好，李员外你终於挺起胸膛来了，你终於挺起胸膛来了……郝——少——峰——今天你若不能生擒李员外，你就自己找处没人看得到的地方自——行——了——断。”

话冷，冷得一旁而立的郝少峰机伶一颤。